

# 全民族抗戰中

的  
中國共產黨



#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一凡著

## 目次

一、前言·····	一
二、所謂『國共合作』·····	四
三、所謂『各黨各派聯合戰線』·····	九
四、關於民衆運動·····	一〇
五、民主問題與自由問題·····	一五
六、關於改組政府問題·····	一九
七、關於信仰問題·····	二〇
八、所謂『邊區』與『抗日政權』·····	二四
九、論游擊戰爭·····	二五
十、所謂托匪與漢奸的問題·····	二八
十一、對中共的忠告——結論·····	三二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 一 前言

我認爲這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有一個根本的矛盾：一方面是中國本身在中央政府領導之下，一天天極往上爬，極掙脫半殖民地的地位，而成爲一個獨立的現代化的國家；另一方面，却是帝國主義的侵略，要使中國由半殖民地的地位，更沉淪到純粹殖民地的地位。基於這一個根本的矛盾，於是發生了這一次的全航戰。全面抗戰已經支持了九月了，而且將長期地支持下去。抗戰是民族生存的掙扎，是全國人民數年來的要求，所以雖然在抗戰中我們遭受了很大損失和部分的軍事上的失利，但我們不失望，不悲觀，不頹廢，不！我們將更積極地支持下去，直到獲得最後的勝利爲止。

但是我們還須進一步的指出，現在中國政治上不僅對帝國主義的根本矛盾，同時在中國內部，政治上也存在着兩種矛盾：一種是封建殘餘勢力與現代化勢力的矛盾，另一種是反動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對現代化勢力的矛盾。關於這一點，我在『抗戰中內部政治矛盾的檢討』一文中（載抗戰與文化第五期）已經作過詳細的理論說明。在這裏，我想專門來談一談在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問題。關於『共產黨』的問題，我原已寫過許多論文，但那是就某一項問題來討論，是沒有系統的，不完全的。在這裏，我是極有系統地來檢

討在這全面抗戰中的關於中國『共產黨』的各方面的問題。

首先我要申明我是很理智地，很客觀地，並不是站在那一黨那一派的立場上，我是一個工人，也是一個中華民族解放的戰士，所以我是站在民族革命的立場上，根據各種事實，來研究在全面抗戰中的『共產黨』的功過。還得附帶申明的一點，作爲一個工人，一個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的我——一凡，十幾年來，生活於中國的政治鬥爭中、各方面的情形我知道得很清楚。九一八事變的前夜，我在東北，我熟知那邊的情形，我預料這不祥事件之必然爆發。一二八事變的時候，我在上海，我目擊那時戰爭的一般情形。長城抗戰之役，我在北平。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間河北事件發生的時候，我也在北平。華北的情形，我也知道得相當清楚。綏遠事變以後，我到綏遠去考察過。西安事變的時候，我才從西安回到上海不久。蘆溝橋事變開始時，我也在北平。八一三上海抗戰的時候，我在上海。直到十月二十六日我軍放棄閘北，我才離開上海。在這期間，我往來於前後方，我看到 前方的情形，也看到了後方的真相。後來我又由上海而蘇嘉路，而蘇州，而南京，考察各地的抗戰情形。其後復由南京沿津浦路到濟南前線，復由隴海路轉平漢路到安陽前線，再來陝西。到陝以後，復至山西同蒲路前線考察，仍回陝西。計自全面抗戰以前的各次局部的抗戰和歷次重大的政變與外交事件，我都是目擊了的。尤其是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在平津，在

上海，在京滬，蘇嘉，津浦，平漢，同蒲各部的戰場，我都親自考察過。同時在抗戰的後方，在失陷前的平津京滬起，許多城市我都考察過。我敢自信我對於自全面抗戰以來的前方和後方的情形，都有深刻的認識。我所引爲憾事的，是我還沒有到中共大本營所在的陝北去考察過。我之所以沒有去陝北，不是我不想去，而是不能去。想去而不能去的原因很簡單，即是陝北那個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民主』政權不容許一個工人，不容許一個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一凡——入境。然而單只這一點——單只是不容許一個工人，一個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入境這一點，已經夠使我們了解這一『邊區』的『民主』政權的特質了。現在，根據我十幾年的政治經驗——十幾年來在工人運動中和民族解放鬥爭中的實際經驗，特別是根據九個月來在抗戰的前方和後方的實際考察，在檢討中共在抗戰中的一切。

## 二 所謂『國共合作』

首先我想要提到的一個前提，即是中共在全面抗戰中所常常提到的國共合作問題。我覺得現在根本無所謂國共合作——我們所看到的，只是國民黨在去年二月的三中全會上通過了一個『根絕赤禍案』，向中共提出了准其悔過輸誠的四個最低限度的條件。在這個『根絕赤禍案』中，首先詳述了自十三年改組時容納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起，中共在黨

內在國內之種種罪惡，原文有云：

『乃共產黨人加入本黨之後，竟食誓言，在本黨掩護之下，初則對本黨陰分壁壘，繼則對本黨多方分化，當時本黨猶力予容忍，冀其自悔。逮國民革命軍出衡、湘，克武漢，乃復遮斷本黨與民衆之連繫，播植赤化之禍種，以謀顛覆本黨革命建國之基礎。阻撓東下滬寧之師，牽制北定鄭汴之役，演成兩湖之恐怖，構成寧漢之痛史；北伐大業，幾致停頓。又復昌言創立紅軍，破壞本黨幹部，鼓動階級鬥爭，奪取革命政權。本黨爲鞏固黨基，完成北伐，以救拔人民計，乃不得不當機立斷；以有清黨之役。此共產黨人以自絕於國民者自絕於本黨，往事歷歷，爲當世所共見共聞者也。嗣後一面鼓其邪說，熒惑青年，一面結集成隊，四出騷擾，爲患十餘年，荼毒十餘省，遠之如武漢南昌廣州長沙之變亂，以及粵之海降豐，閩之龍岩永定，贛之吉安上饒永新銅鼓弋陽；湘之平江瀏陽華容，鄂之沔陽黃安監利，豫之商城潢州等縣，匪蹤所至，田疇爲墟。又復僞立政府，致贛粵閩浙湘鄂等省，受彼等蹂躪最久，人民之痛苦最深，中央有保育人民之責，對於毒害人民之匪類，致不得不予以蕩除。……彼等自江西總崩潰後，由湘黔滇邊境而四川，而甘陝寧青晉等省，於人民則裹脅之後，繼以殘殺，於廬舍摧毀焚燒，惟恐不盡。城市農村之經濟，莫不盡力破壞，鮮有孑遺。是則陳

###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事昭彰，無待縷舉，尤可痛心者，九一八以來，國難嚴重如此，全國國民在統一政府之下，實行集中國力，精誠團結，悉以建設，充實國防，以禦外侮，猶恐不及，而共產黨人乃乘國家危急存亡之際，肆意擾亂；於淞滬之役，則猛攻贛州，長城各口之役，則猛攻撫州，危及南昌，使抗敵之師，爲之牽制。其他破壞國防，摧殘民力之事，更變本加厲，言念及此，舉國共憤！」

我們爲什麼要抄錄這一段原文呢？因爲在這裏。不僅寫出了「共產黨」破壞抗戰的罪狀，特別是可以看出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正確的認識。過去及現在，「共產黨」口口聲聲說國民黨不能抗戰，然而這裏不是寫得明明白白在淞滬之役，在長城各口之役，究竟是誰破壞了抗戰？但是國民黨也不拒絕一個輸誠來歸的集團「或個人，所以對於「共產黨」的末路投誠，也表示有條件的容納。在上引的「根絕赤禍案」中接着又說：

「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餘，倡輸誠受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爲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惟是鑒往思來，不容再誤，非彼等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束身爲中華民國善良之國民，則中央爲保持國家之治安，維護全國人民之生命財產計，不能置億萬人永久之利害於不顧，而姑息少數巧言暴行之徒，以貽民族無窮之殷憂」

在這裏，國民黨提出之容納『共產黨』悔過投誠的四個最低限度的條件：（一）取消所謂紅軍及一切僞借名目之武力；（二）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一切破壞統一的組織；（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這是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的主要內容，也許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最明確的立場。

此後不久，『共產黨』即表示接受國民黨的條件：第一：所謂紅軍及赤衛隊一類的名目取消了，所有的軍隊，都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第二：所謂蘇維埃政府也取消了；第三：赤化宣傳停止了，土地革命也不革了；第四：階級鬥爭也停止了，中共公開宣言放棄了階級鬥爭的立場。這樣一來，『共產黨』實際上已經完全向國民黨投誠了。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還發表了『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宣言，宣言中指出：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這就是『共產黨』所謂國共兩黨合作的經過的事實。然而在這裏我們可以明白看出，

全面抗戰中的中國共產黨



就是『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投誠，這是國民黨接納『共產黨』的悔過，決不是什麼合作。事實不是彰彰明甚；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宣言信仰三民主義，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宣言信仰共產主義，爲澈底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將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將國民革命軍改爲紅軍。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取消了蘇維埃政府去服從國民政府，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取消了國民政府去服從蘇維埃政府。我們只看到『共產黨』停止了赤化宣傳，停止了階級鬥爭，停止了土地革命蘇却沒有看到國民黨停止了國民革命宣傳。我們只看到『共產黨』的搖尾乞憐，而國民黨的態度和立場，始終是鐵一樣的堅決，誠如三中全會宣言所說：

『至於共產份子，近日雖假共同禦侮之口號，以相號召，然徵之往事，十三年以來，揚言加入本黨以從事國民革命，而實則破壞國民革命。十六年以來，以暴動手段，危害民國，使國家對外之力量爲之減削，人民無量數之生命財產，爲之蕩析。種種罪惡，實不能以片言之表示，卽予置信。本黨爲國家計，爲人民計，決不忍數年以來，擲其血汗以從事剿匪工作之武裝同志，及一切同志懷功虧一簣之痛。無論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禍根絕於中國，免貽將來無窮之戚，而奠民族復興之基，決當明白爲天下告者也。』

這些事實，不是明明白白證實了『共產黨』對於國民黨，只是悔過而已，只是輸誠而已，合作云何哉？合作云何哉？

### 三 所謂各黨各派的聯合戰線

所謂國共兩黨合作，根本就沒有這麼一回事，這是已經在上面一段文竟中說過了，所以我們聽到了這一個口號，只覺得週身肉麻，只覺得面孔發燒，怪不好意思，至多至多，讚一聲『機會主義精神不死！』然而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肉麻有趣的口號，還多得哩！所謂各黨各派的聯合戰線，即是其中之一。自從全面抗戰開始以來，『共產黨』一方面在誇耀牠的『國共合作』，另一方面則又在唱各黨各派的聯合戰線。這是什麼意思呢！赤裸裸的說，中共單獨投誠國民黨，在國民黨內佔不到什麼位置，於是製造一些外圍的組織，三個人一派，五個人一黨，做中共的啦啦隊，幫同中共搖旗吶喊，至少可以增加中共一點聲勢。於是集合老朽昏庸的國家主義派，唯利是圖的銀行行長，投機取巧的文化人，反覆無常的宗教徒，乃至高等女拆白之流，所謂七君子八君子，也是一個黨。籠絡一些縣長，行政專員，聯保主任，保衛隊長，區長，保長，紳士，也算是一個派。所謂各黨各派，就是這些東西！然而我們知道中國現在除了唯一的大黨國民黨外，次要一點的『共產

黨」，已經向國民黨投誠，可說已經沒有獨立的立場。其次還有什麼黨呢？雖然過去有些小黨小派，但是現在早都沒有了——例如被稱為社會民主黨中國民族革命同盟（陳銘樞等領導的），被稱為第三黨的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乃至國家主義青年黨，都在全面抗戰開始以後，自動解除，宣言服從中央，共同抗戰。此外還有些什麼黨派呢？那是托派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韓麟符等人領導的第三陣線，劉仁靜等人領導的列寧陣線等等。但這些集團，都是被中共指為『托派匪徒』『托派漢奸』的然則中共的所謂各黨各派，究竟是什麼東西呢？——那就是上面所指出的甲銀行行長國家主義女拆白之流所組成的君子陣線，以及縣長老爺，專員大人，聯保主任，區長保長，土豪劣紳之流而已。中共爲什麼要收羅這些『寶貝』呢？理由是很容易明白的：即如上面所說，中共單獨向國民黨投誠，在國民黨內佔不到位置，必須組織一些啦啦隊來替牠搖旗吶喊。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從中共變成了磨登義和團以後，工人階級和有識之士，都離開了中共，而且和中共對立起來，中共再也想不到羣衆了，除了這些『君子』，老爺，大人，財東，妓女以外。這是中共的各黨各派聯合戰線的真相和妙用！

#### 四 關於民衆運動

其次，我們再來到民衆運動。「民衆運動」是「共產黨」的唯一法寶，然而可惜已經成了強弩之末。老實說，我是最重視民衆運動的人，但也是最瞧不起中共的民衆運動的人，因為中共的民衆運動，一方面是對於民衆本身的欺騙，另一方面是對於社會——特別是對於全面抗戰的欺騙。民衆運動是重要的，但中共的賣空買空的民衆運動却是不值半文錢。在國民黨清黨以前，中共誇張什麼地方有幾百萬農民，什麼地方有幾十萬工人，但是國民黨一清黨，如湯沃雪，中共領導下的民衆都不見了。在「蘇維埃」時代，中共誇張江西有幾百萬，福建有幾百萬，什麼地方不有幾十幾百萬民衆，然而「紅軍」還是不能不來一個「二萬五千里」的長征。到最後，土地革命還是不能不停止，蘇維埃政府還是不能不取消，紅軍還是不能不改編，以前澈底反對的三民主義，現在不能不表示信仰，不能不宣言爲澈底實現而奮鬥。這些歷史的悲喜劇，並不是誣蔑民衆運動，而是證明中共的賣空買空？民衆運動之毫無價值。不幸得很！全面抗戰開始以來，中共一方面是儘量誇張民衆運動，另一方面却又仍然在做那些買空賣空的，甚至公然欺騙的民衆運動。舉幾個顯例來說：中共指出上海抗戰的失敗，是政府不發動民衆運動，如果說這個理由是正確的，那末我們要問，爲什麼中共不去發動民衆運動呢？上海不是歷來就是中共民衆運動的中心地嗎？如果說，因爲國民黨「不開放」，所以中共不能去發動，然而事實又却相反：上海抗戰的

三個月中，我天天在上海，上海的情形我知道得最清楚。自從八一三以後，上海的民衆運動完全是『開放』的，『共產黨』員在上海差不多都是半公開的活動。然而我却看得清清楚楚，中共在上海抗戰的時候所做的民衆運動，只是唱唱救亡歌曲，潘漢年之流發表幾個政客式的談話，至多至多，不過出幾張壁報，而且壁報的內容，千篇一律的不是紀念魯迅，就是頌揚朱德；不是提倡新文字，就是鼓吹×路軍。前方的將士找不到民衆——真正在前方服務，例是童子軍，僧侶救護隊，然而沒有共產黨和共產黨的羣衆！直等到我們軍隊退出閘北，上海大勢已去，國民黨正在發動民衆，武裝民衆，組織蘇浙運動委員會來作保衛南市的艱苦鬥爭時，『共產黨』却以四毛錢一個人的代價，在難民收容所僱用了三四百難民，在民國路遊行『示威』了一次，名義是『上海各界保衛大上海大示威』。然而事實上，這樣的示威，僅僅是示弱而已，第三天，上海就丟了，我們這些『英勇』的『共產黨員』，不是紛紛逃到香港漢口西安，就是在租界上躲起來了。可是中共究竟聰明不過的，不賣備自己，却輕輕地說是國民黨不開放和不發動民衆運動之故，所以上海抗戰失敗了。這是中共中央機關雜誌『解放』裏面的文章上說的，也是一切中共機關雜誌上說的。對於這種無恥的誣蔑，我們除了表示無限的憤慨以外，實在無話可說。我們退一步說（當然是假定），即使上海抗戰的失敗，的確是由於中央不開放和不發動民衆運動之故（山西的民

衆運動，不是已經完全開放了嗎？而且不是完全在由中產發動的嗎？過去大同丟了，太原丟了，娘子關丟了，那且不去說牠，最近在晉南，中共領導的民衆運動不是做得轟轟烈烈嗎？在洪洞臨汾失陷以前，這些地方簡直赤焰燦天，二月四日臨汾城中那幕『活捉張慕陶』的喜劇，不是表現了中共民衆運動的『力量』嗎？論理，這些民衆的力量，應該是一座鐵的長城，應該比韓侯嶺的防禦的力量更大幾百萬倍。然而結果如何呢？二月十五日敵人在晉南開始總攻，到二月二十五日，晉南全部失陷了，在十天之內，我們在晉南的戰線，一共失去了三千七百多里，僅僅是同蒲路正面，從趙城洪洞臨汾一直退到風陵渡，一退就是幾百里，結果風陵渡也丟掉了，於是乎，潼關天天被砲擊，長安古城中天天可以聽到從潼關傳來的砲聲。這是證明了什麼呢？這不是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民衆運動』破產嗎？當然的，還有什麼話說？山西的的民衆運動完全是公開的，而且它全是在中共領導之下的，爲什麼中共不能以民衆力量來保衛晉南呢？——中共的民衆運動可以活捉張慕陶，爲什麼不能活捉東洋人呢？不僅不能活捉東洋人，而且『共產黨』在臨汾城裏（晉南其他地方亦同）的『羣衆』，差不多全被敵人『活捉』去了。這是鐵的事實，也是活的教訓，中共人士應該反省，不要只知了責人，忘責己。老實說，中共的欺騙性的民衆運動，早已破產無餘了，早已與『土地革命』同被埋葬在萬人坑中了。再以陝西來說說，陝西因爲是中

共的大本營所在，所以民衆運動的口號喊得特別響。三個人聯合起來，組織了『新文字促進會』，這是一個『民衆團體』。二個人來一個『魯迅先生紀念會』，這又是一個『民衆團體』。像這樣的『共產黨』領導的民衆團體，西安城裏至少有幾十個。這些團體有什麼用處呢？自然有的，今天發表一個『力爭言論自由』的宣言，明天再來一個『要求改組政府』的通電。潼關的砲聲傳到西安來了，照例要來了一個『保衛大陝西』的告民衆書。除此以外，什麼都沒有了。我們真不知道這些團體，這些通電宣言傳單，有什麼用處？最妙不過的是中共的『逃跑主義』，晉南的形勢一吃緊，『共產黨』的要員都逃到後方安全區域的西安來大做其『民衆運動』，前幾天在西安城裏做救亡運動做得最起勁的丁玲『小姐』（！），就是一個典型。豈僅『小姐』而已哉？類似丁『小姐』者多矣！自己跑到後方安全地帶來做『救亡運動』！把羣衆留在前方做敵人的俘虜，臨汾城中的數千純潔青年，就在『共產黨』這樣的欺騙之下送給敵人了一——男的被用煤油燒死了，女的被牽去『慰勞皇軍』去了，然而丁玲『小姐』及其他中共要人，却在後方安全地帶大出風頭。嗚呼！臨汾城中的青年死而有知，不知作何感想？各地未死的青年，不知是否願意再被中共出賣？——然而現在的西安，却已顯然不是安全區域了，潼關的砲聲隆隆傳來，天空時有軋軋的飛機聲音，所以中共陝西省已在準備喬遷到寶鷄，丁玲『小姐』準備到漢中去做『救亡運動』

，民先隊的隊員，有十分之七離開了西安——到漢中，天水，寶雞，鳳翔等後方安全地帶去了。這是中共的民衆運動！——更確切點說，這是中共對於民衆的欺騙和對於民衆的公開的出賣！豈僅山西陝西如此，全國各處都是一樣。蘆溝橋事變的前夜，我在北平會到一位中共北平負責人，他對我誇大北平民衆的力量——當然是指在中共領導之下的民衆的力量。他說單是民先隊，北平就有了三千七百幾，還有什麼多少，什麼多少。他如數家珍地背給我聽，真使人要相信中共的力量能夠保衛北平，但結果呢？北平還沒有丟，中共和民先隊都逃到山西河南去了。這些是一凡造謠嗎？不！這些都是鐵的事實，連阿Q也看得見的鐵的事實！

中共的民衆運動，物別是抗戰期中的中共的民衆運動，就是這麼一回事！亞門！

## 五 所謂民主問題與自由問題

在國共合作，各黨各派聯合戰線，民衆運動，等等類類的名目與口號之下，「爭取民主」，可以說是中共在抗戰中的中心口號——在去年冬天，我們看到中共中央一個題爲「目前的策略路線」的祕密通告（十月二十日發出）裏面就說到黨（C.P.）目前的中心口號是「爭取民主」。關於這一個通告的內容，在這裏我月不想公開，不忍公開，因爲這個通



告的內容是太使我們傷心了，每個熱心於民族解放鬥爭的戰士讀了這一通告無有不流淚的，因為這是一個陰謀的供獻，在這裏，我們壓制了我們的感情，不說了罷。

中共爲什麼要以『爭取民主』爲中心口號呢？這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以此來攻擊中央的『不民主』。以表現他們的『民主』；另一方面，則在『民主』的名義之下，可以儘量的活動，而前一點特別重要。誰都知道現在的國共關係，是『共產黨』的投誠國民黨，是國民黨的接受『共產黨』的悔過，根本談不到分庭抗禮。但是『共產黨』總想儘量把國民黨壓下去，把自己抬高來。所以『共產黨』對內政策的總目標，就是儘一切可能來打擊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共這種用心，可說昭然若揭。中共一方面宣言擁護政府，另一方面却又口口聲聲說改組政府。爲什麼要改組政府呢？據說現在的政府不民主。然而無論如何、擁護政府與改組政府是矛盾的。現在的政府真的不民主嗎？不是的，不過中共要攻擊政府，不能不有一種藉口。以前中共攻擊政府的藉口，是不抵抗（？），是對外屈服（？），然而現在中央在抵抗，這是有目共覷的，再說中央不抵抗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可是不加中央一種罪名，就不能攻擊中央，就不能作爲要求改組政府的藉口，於是乎，說中央『不民主』，因而政府不須改組，必須容納『各黨各派』份子來參加政府。這樣一來，國共關係自然來一個根本轉變，不是中共向國民黨投誠，而變爲中共強制國民黨就範了。然而大

家都知道，現在不民主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中共領導的陝北邊區政府，而是中共領導的冀察晉邊區的『軍區』。在中央統治之下，還能夠容納異黨份子的存在，還能究納中共作反對中央的活動，然而在中共統治之下的那一小塊地方，却是最黑暗專制的地方，在那些地方，連民主的氣息都嗅不出來，在那些地方，凡是反對中共的人，凡是批評中共的人，凡是稍稍不滿意中共的，甚至只要是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甚至只要讀了一本三民主義，那就是『托派匪徒』，那就是『漢奸』，非殺一個斬草除根不可。所以我們只看到中央政府大赦政府犯，只看到在中央統治之下的各地監獄裏，已不後再有政治犯，但是在中共統治之下的邊區和軍區——特別是在中共大本營所在的延安，監獄裏監禁着成千成萬的政治犯。自蘆溝橋抗戰以來，中央絕對沒有槍決過一個政治犯，但是在延安及其他中共統治的區域，每天都在槍決大批的革命青年——據可告非的統計，從去年十月一日到今年的二月二十八日止，這五個月中間，單是延安一個地方，槍斃的政治犯總數在一千七百五十個以上，平均每天槍斃在十人以上。其中十月二十六日一天槍斃了一百二十五個；十二月十七日一天槍斃了五十九個；一月二十四日槍斃了三百〇五個。至於在其他中共軍事力量達到的地方，更是殺人如麻。被槍斃的，大多是純潔的青年男女，例如十月二十六日槍斃的那一二五人中，其中大部分是抗日大學和紅軍大學的學生；一月二十四日槍斃的那三〇五人

中，約有一百八十人是陝北公學等各學校的學生，一百個是老百姓。不僅許多的青年被殘殺被監禁，而且連許多『共產黨』的要人和『紅軍』的領袖，也被監禁在延安的獄中，例如大家都知道的紅國領袖羅炳輝，邵式平，何畏等。總計延安獄中的犯人，其曾任紅軍師長以上者達三十一人（二月中統計）。『共產黨』的第一流幹部，如張國燾等，或被軟禁，或被扣留，更是多不勝數。至於老百姓之被押被殺的，更何止千百萬人？大家只知道在江西福建及鄂豫皖有『萬人坑』，不知道在陝北及現在冀察晉邊區的所謂『軍區』裏面，不知新添了多少萬人坑。這些都是民主的成績！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員現在可以公開隨便到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任何一個地方，但是國民黨員及一般老百姓，尤其是智識份子，非得『共產黨』的許可，却不能到陝北去。在冀察晉邊區的所謂『軍區』內，連流離失所的老百姓都不能進去。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所謂民主！

除了所謂爭取民主以外，中共還要高唱什麼言論出版結社，絕對自由。這本來原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事實是怎樣呢？我們所看到的，在中央統治之下，任何言論出版結社都是自由的，中共公然批評國民黨，公然反對政府的刊物，到處都是，陝西武漢尤多。但是在中共統治之下的陝北和冀察晉邊區，言論出版結社是絕對不自由的，×路軍中有人閱讀刊載柳青葉青等批評中共文章的『抗戰與文化』，致興大獄，監禁槍斃者達數十人之多。一

月二十四日延安槍斃三〇五人那一次，就是發現了這些人有一個什麼組織（所謂言論出版結社的絕對，自由，僅是中共向國民黨的一種要求，而在中共本身，是絕對不准人民有自由的）。

什麼叫做民主？什麼叫做自由？不過是攻擊國民黨，要求改組政府的一種藉口而已。然而人民的眼睛是沒有瞎，耳朵沒有聾，大家看到和聽得清清楚楚，只有中共的統治，才是最黑暗，最專制，最野蠻的制度！

## 六 關於改組政府問題

在大宣揚國共合作，在所謂各黨各派聯合戰線，所謂開放民衆運動，所謂爭取民主自由，上面所說的一切一切，無非都是向政府側面攻擊的一種戰術，真正的目的，是在改組政府。

中共一方面在高呼擁護政府，另一方面却又在高唱改組政府論。這一矛盾是很顯然的。爲什麼要改組政府呢？當然是嫌政府不好；政府既然不好（？）爲什麼要擁護呢？既然擁護，不要主張改組；既然主張改組，何必又來擁護，中共本身是不能解答這些矛盾的。然而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中共在『土地革命』中革喪了元氣，實在不能再『革』下去，只得來一

個『悔過輸誠』，於是不能不接受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根絕赤禍案』中的四項要求，不能不『擁護政府』。這是出子不得已，顯非出子誠意。正因為如此，在『擁護』的時候，同時要求『改組』。真正是因為政府要不得才要求改組嗎？不是的，如果政府其正要不得，那末根本就不應該擁護了。不過因為政府裏面沒『共產主義』者，沒有『紅軍』的代表，所以是不民主，所以非改組不可。醉翁之意不在酒，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還須加以解釋嗎？

然而中共的『大志』是始終可以佩服的，他們不僅要求改組政府，同時要求改組軍隊。在這些地方，我們真覺得沒有任何可以說。因為爲什麼要改組軍隊呢？因為軍隊在抗戰！這裏我們真不忍再說下去了。

## 七 關於信仰問題

現在我們要來談一談信仰問題。以前，中共堅決反對國民黨所崇奉的三民主義，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九二八年的春天，中共中央正式出版了題名『三民主義』（是瞿秋白手筆）的小冊子，對於三民主義痛下攻擊，簡直有如潑婦罵街。不僅這一本小冊子而已，在『共產黨』內，不知道有多少的論文，演說，報告，宣言，傳單，來攻擊三民主義，真是可謂極盡其攻擊仇視的能事。大家都知道『三民主義，吾黨所宗。』『黨歌』，在江西和陝

北的中共統治區域內，曾被改爲『三民主義，×黨所宗。』（這個×字我們實在不忍寫出來，雖然這種惡意的辱罵，幾已爲全國同胞所共知）。然而現在呢？中共也來信仰三民主義了——在去年的九月二十二日，中央中共就正式發表了『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宣言。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們應該爲中華民族的前途發！因爲『共產黨』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只是『義和團主義』或『黃巢張獻忠主義』，連共產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氣息也沒有。現在能夠慘然悔悟，拋棄了這種義和團主義或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來信仰三民主義，真是放下屠刀，功德無量！雖然我們覺得這把屠刀放下得太遲了一點，如果能夠早放下幾年，則中國可以少死幾百萬人，可以少燒掉幾千萬棟房子，甚至九一八事變或在不致發生。然而往者已矣，來者可追。中共同仁能夠在這個時候放下屠刀，又何嘗不是可喜可賀的事情？但可惜放諸實際，中共一方面雖然表示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但另一方面卻又說同時不放棄『共產主義』，甚至還說三民主義只有『共產黨』才能實行。這就奇了！本來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在本質上完全不同，這是在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中，講得清楚得很，主要的分別，本質上的分別，在乎共產主義否定私有財產制度，三民主義承認私有財產制度。尤其是現在中共的『共產主義』，更與三民主義離開十萬八千里。這，誠有如國民黨的五屆三中全會宣言所說：

「民生主義對於馬克思學說，判爲社會病理家，而非社會生理家，鄭重說明社會之所以有進化，由於社會上之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非由於社會上之大多數經濟利益有衝突，故階級鬥爭，僅爲社會進化之際可以發生之病態，而此種病態，可以思患預防。不必坐待其至且努力以促成之。其尤反覆叮嚀者，以中國現在之地位，欲解決民生問題，當根據事實，不當徬徨於玄渺之冥想，與空洞之學理。中國目前顯著之事實，爲一般的貧窮，所謂貧富不均，不過於一般貧窮之中，強爲大貧小貧之別。故中國民生問題的解決方法，爲思患預防計，則當從事於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爲增進生產計則當從事於發達國家資本，而對於私人資本，同時仍以適當之保護。如此指示皆爲經濟建設不易之方針，益中國之所以貧窮，外由於敵國之憑陵，內由於生產之落後。若於民族之內，煽動階級鬥爭對外適足以沖消民族整個之力量，而陷國家於滅亡；對內則適足以引起各生產分子間之混戰，阻止生產建設之進展，其結果惟有使人民之小貧化爲大貧，而大貧則卽於死亡而已，數年以來，共產份子流毒所被，廬舍丘墟，生民塗炭是其明證。」

在「根絕赤禍案」中，更明白指出：

「本黨負建國立人之責，共產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及其以國際組織爲背景

，而破壞國家統一之行動與宣傳，實與建國立人之要旨絕對相反。吾人須知，必先恢復中華民族固有之精神與道德，樹立中華民國獨立自立之人格，乃能恢復中華民國固有之版圖，承繼我中華民族歷史之光榮，以實現三民主義。故赤禍之必須根絕，乃為維護我國家民族至當不易之大道。」

我們在這兩段文獻中，可以看出中共的『共產主義』，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有如水火之不相容。要信仰三民主義，非放棄『共產主義』不可。反轉來說，如果中共不放棄義和團主義式的『共產主義』，則就非繼續反對三民主義不可。現在一面表示信仰三民主義，一面却又說仍不放棄『共產主義』，這正和一面表示擁護政府，一面又要求改組政府，是同樣的矛盾，同樣的荒謬。事情豈不明白：要改組政府，證明了他們擁護政府之無誠意；不放棄『共產主義』，證明了他們信仰三民主義之虛偽。中共現在口口聲聲說要思想自由，自然我們並不反對——就是說，我們決不強迫中共放棄他的義和團主義的『共產主義』，更不強迫中共信仰三民主義。不過既然表示信仰，就應信仰下去。否則朝秦暮楚，反覆覆，青年雖天真無邪，然而也非始終可以欺騙。而現在最成問題的，倒不是中共的不放棄共產主義，而在乎宣言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的中共，現在在他的勢力範圍內，拼命禁止對於三民主義的宣傳，乃至禁止對於三民主義的研究——在抗大，在紅大，在陝北



公學，在三原訓練班，不知道鬧了多少思想案件。許多天真純潔的青年，因為讀了一本『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戴著小冊子），就被抓去關在延安的大牢裏；一個青年爲了在延安的晚會上的演說中稱許了三民主義，第二就『失蹤』了。假如此類的例子，實在太多了，太多了！在武漢，在四川，在西安，在任何國民黨的統治之下，研究乃至宣傳『共產主義』與『共產黨』，都是自由的。但是在中共勢力範圍內研究三民主義，簡直是絕對不准許。所以在全面抗戰中，不管中共如何宣言信仰三民主義，而信仰之不能統一，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 八 所謂『邊區』與『抗日政權』

也許有人說，中共雖然要求改組政府，但也許是出乎擁護政府的好意，然而事實的證明是最殘酷而又最公正的。中共雖然宣言擁護政府，然而我們知道中共現在還有牠們自己的政府。雖然『蘇維埃政府』的名義是取消了，然而蘇維埃的實質——即國民黨五屆三中全会宣言中所謂『共產封建割裂專制殘酷之策略』，却依然存在。國民黨提出我們只有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而『擁護國民黨』的中共，却於『信仰』三民主義之餘，保持共產主義；於服從領袖之下，又尊史大林爲『世界人民領袖』；而最荒謬的，是於國民政府

之外，另有其所謂『邊區政府』『軍區政府』等名目與組織，實行『共產的封建割據』，阻礙全面抗戰中之政治的統一與政權的統一。或者有人說，陝甘寧邊區政府是中央所認可的，然而我們要知道中央所認可的邊區政府，並不是現在延安府的邊區政府。中央本任丁維汾林祖涵爲邊區政府的正副主任，但丁係國民黨，絕對無法到『赤區』來；林雖爲共黨，但亦不能到差。不待說，現在的『邊區』範圍內，不僅是目無中央，實際上根本不知有中央。而尤可痛心的，就是凡是中共軍事力量所達到的地方，就建立新的政權——表面上是所謂抗日政權，而實際上是在統一政府以外的赤色政權。現在晉綏冀邊境的所謂軍區政府，實際上完全是依附於中共的一個獨立的政權。在這些政權下的所作所爲，實在是不堪說，不忍說。無怪中共同仁要很傲慢地說：『抗日勝利的前途，可以轉變爲十月革命勝利的前途』。在這裏，中共必然又要說我在挑撥國共兩黨感情，然而真正在刺激國民黨的感情的，真正在增加兩黨之間的磨擦的，就是上面所述的一切一切，尤其是這些所謂『抗日政權』『邊區政府』之類的共產封建割據政權的存在。中共苟無野心，中共苟係真心擁護政府，爲什麼要在政府之外，另外形成政權？這豈僅是目無政府，簡直是破壞政府，亦即是破壞抗戰！

## 九 論游擊戰爭

在這裏，我們要談到在全面抗戰中，中共軍事方面的策略與戰術。如果中共果真心誠意爲民族生存而參加抗戰，則軍事方面，自應統一於中央軍事調遣之下。然而不幸得很！雖然×路軍的中下級幹部與士兵以最大熱忱與勇氣決心來參加抗戰，而中共在全面抗戰中的軍事方面，却犯了嚴重的錯誤，簡直可以說是不可原恕的罪惡。中共一方面是儘量地宣傳×路軍的『豐功偉績』，相對地抹煞了其他軍隊，使抗日的隊伍，分爲界限。另一方面，×路軍『遊擊戰術』，實遊擊得過於巧妙。不打硬仗，在某些地方爲避免廣大的犧牲，這是可以原諒的。但在有些地方，爲了避免犧牲——應該說是爲了避免損失，甚至坐視要地的失陷，坐視友軍的崩潰而不動，這就是無可原宥的罪惡了。這是晉南的總退却，影響到整個華北的戰局與西北的大局。晉南爲什麼要總退却呢？那是由於東陽關的失陷。東陽關爲什麼要失陷呢？就是×路軍犯了上述的錯誤，以致東陽關的守軍和增援部隊（孫殿英部）不能不斃於全部消滅，敵人遂得佔領東陽關，我們乃不得不在十天之內，放棄了三千七百里路長的戰線（自二月十六至二月二十五日之晉南的總退却）。這些地方，我們真不忍再寫下去了！因爲我們的血還沒有冷，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國家的一切武力，再要寫下去，我們的悲憤的情緒真無法遏止了！

再其次，如×路軍中不關餉——中央不僅十足發餉，而且還額外增加了幾十萬元一月

，但×路軍的官長與士兵，都不名一文，使×路軍的將士——特別是中下級幹部與士兵，灰心失望，影響到作戰的能力，因為同是國軍，何以×路軍獨不關餉？這是使國家對不起將士。既不關餉，自然不能不予民間籌給養，於是凡×路軍所到之處，生民塗炭，怨聲載道，這又是國家對不起人民。國家對不起將士，又對不起人民，是爲了什麼；就是爲了中共將軍費移作他用。至於中共所讚頌的遊擊戰爭，我們也不能說一說。我們並不是無視遊擊戰爭的意義與價值，更不反對遊擊戰爭，但是我們不能不指出的幾點：(一)：遊擊戰爭只能是抗敵戰術中的一種，決不是唯一的法寶。更詳細的說，遊擊戰爭必須與陣地戰配合起來始能給敵人以致命的打擊。否則單是誇大了遊擊戰爭，那就會造成了一種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的錯誤。山西戰局的教訓，不是很明白嗎？中共如此誇大遊擊戰爭，然而×路軍的遊擊戰爭既是萬能，何以不能保衛山西？第二點我們必須指出的：過分誇大遊擊戰爭，結果有造成流寇式的脫離羣衆的危險。一個國家在軍事方面，如果單靠遊擊戰爭，那末這個國家只有滅亡，或已經滅亡之後，不能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之致。阿比西尼亞境內，現在還有廣大的遊擊戰爭，但是我們不能說阿比西尼亞還沒有亡；我們更不能保障遊擊戰爭可以使阿比西尼亞復活起來——歷史上，無論那一個國家滅亡以後，都有遊擊戰爭繼續騷擾到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印度，摩洛哥，敘利亞，安南，朝鮮，台灣，乃到一切亡國

都是如此。然而沒有一個國家由遊擊戰爭挽救牠的運命。反之，離開了正規戰爭的遊擊戰爭，無論牠如何抓住羣衆，結果必然會離開了羣衆而成爲流寇。第三點我們必須指出的：如果爲了避免損失——更切實點說，爲了保全實力，投機取巧而美其名曰遊擊戰爭，加以誇大渲染，自然更其不可原諒了。

## 十 所謂托匪與漢奸的問題

最後，我們要談到所謂『托匪』及漢奸的問題。

中共的錯誤，中共之所以一直只是在不正確的牛角尖裏鑽，根本的原因，就在乎他們不明瞭社會階級的意義，不認識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所以在中共的左傾機會主義時代（即盲動主義時代），把中國社會看成只有兩個階級：一個是革命的，一個是反革命的。中共本身是革命的階級，反之，中共以外的一切都是反革命的階級，都非殺盡不可。『九年鬥爭』的歷史悲劇，即導源於此。但是，到左傾機會主義碰到走頭無路的時候，就來了一個澈底的「轉變」，即是現階段的機會主義，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特點，就在把中國社會看成只是簡單的兩個階級，而這兩個階級是尖銳地對立着的。但轉瞬之間，即現階段的機會主義的特點，是把中國社會看成沒有階段的分別的。以前無論什麼人都要殺，現在

無論什麼人都要聯絡。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凡是反對「共產黨」或僅僅不同意於「共產黨」路線的人，都要被中共指為托匪漢奸。現在，中共正在聯絡帝國主義（所謂擁護和平陣線），正在聯合一切封建殘餘勢力（包括土豪劣紳，失意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國家主義派，復古派，孔孟信徒，銀行行長，聯保主任，保衛隊長等等），但同時，正以瘋狂一樣的姿态來攻擊所謂托匪漢奸。在中共「刊物上」——自中共機關誌的解放，至各地機關誌及黨外同路人刊物——沒有一期上沒有痛罵「托匪漢奸」的文章，甚至無論那一篇文章，即是毫無關係的文章，在末了也要罵幾句托匪漢奸，彷彿不罵托匪漢奸，就不能成爲文章。一若「托匪漢奸」的問題，是目前中國政治上最嚴重的問題。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這是值得我們來加以檢討的。簡單的說，中共現在已經解除理論上的武裝與組織上的武裝，牠已不能在理論上來戰勝牠的反對者，牠已不能在組織上來打擊牠的反對者，於是出於公開的造謠和誣蔑。在「土地革命」時代，在所謂「蘇區」中，凡是反對者都被加以「國民黨奸細」的罪名，可是現在這罪名已經不適用了，因爲以前動輒罵反對者爲國民黨奸細的人，冤冤枉枉殺死了數萬千「國民黨奸細」的人，現在自己在擁護國民黨(?)。在全面抗戰的時候，罪大惡極的，人人欲得而誅之的，當然是漢奸了，所以中共就將以前罵人的名詞「國民黨奸細」改爲「漢奸」。但是現在有許多反對中共的人，往往有嚴正的立場，有明確

的理論，乃至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地位，為輿論所同情的人，單是罵牠一聲漢奸，恐未必為衆所說服，必須再加他一點為大衆所不甚了然的罪名。於是乎，「托匪」「漢奸」就成爲一切反對中共批評中共的代名詞了。托派是否就是漢奸，乃是另一問題（但我們也可以很嚴重的指出：托派立場固有許多錯誤，但却不是漢奸），但現在中共所最深惡痛絕，斥爲托匪漢奸的人，可說無一是真托派。例如現在中共最痛恨，攻擊最厲害的，是陳獨秀朱其華柳青葉青張慕陶之類，其實這五個人都不是托派。至於他們把一切的罪惡都推在一托匪漢奸」身上，亦全非事實，全係造謠。在這裏，我們不想再多說漢奸問題，因爲橫豎大家都知道，中共現在所反對的「托匪漢奸」，不過是站在真理與正義，站在民族革命立場上來反對或批評中共的人而已。

在這裏，要特別說一說的，是關於漢奸的理論問題。中共不了解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所以在關於漢奸問題上，犯了根本的錯誤。在中共看來，凡是反對或批評中共的人，都是漢奸，反轉來說，真正的漢奸，却被中共認爲同路人，乃至認爲中共的主人了。舉幾個大家所知道的例子來說：中共在上海擁護了許多大亨，大銀行家，大買辦，大土劣，大流氓來做「人民陣線」或「統一戰線」的領袖，陳羣就是其中之一。八一三前後，陳羣是中共領導的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常務委員，但現在陳羣在做什麼呢？——陳羣在南京做漢

奸政府中做「內政部長」！又如蘇州的土皇帝張一麐李根源，這兩個都是以前北京軍閥政府「總長」，現在江南最著名也是最兇惡的土劣，但是，他們都做了中共的「統一戰線」的偶像和領袖了，在八一三淞滬抗戰起後，上海中共的刊物上，常常有捧這位總長的文章，不待說，他們都是中共的「救國聯合會」中最出色的領袖，但是現在這兩位總長在幹什麼呢？他們一個（張一麐）做了蘇州維持委員會（漢奸組織）的會長，一個（李根源）榮任「皇軍」所委任的「江蘇省省長」，大家都知道在蘆溝橋事變的前後，董康和章士釗，是中共所擁戴的「統一戰線」的最著名的領袖。這兩位過去的總長，現在的一「法學權威」，天天被「共產黨員」捧為神聖的人物。現在呢？董康做北京漢奸政府（即所謂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司法院長。章士釗則做了南京漢奸政府的司法總長。這是我們誣蔑中共嗎？這是我們造謠嗎？不是的，這是鐵的事實！

我們認為漢奸是有的，而且很多。我們可以說，中共昔日和現在所拉攏擁戴的人物，類多漢奸分子。但漢奸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更具體的說，漢奸的發生，自有其社會基礎——理論地說，封建殘餘勢力就是漢奸的社會基礎。中共是不懂得這一點的，因為這個新式的義和團早已在理論上組織上解除了武裝，所以公開的造謠和誣蔑以外，什麼都沒有了。



## 十一 對中共的忠告——結論

現在。我們要來結束這篇文章了。在這裏，我們想以最誠懇的，也是以最嚴肅的態度，向中共進其最後的忠告。中共現在宣言爲民族解放而鬥爭，這是我們所極端擁護的。正因爲如此，我們才敢不揣冒昧，對中共進其最誠摯的忠告。

在前面，我們比較嚴肅的在各方面批評在抗戰中的中共。在這裏，我們應該慎重聲明：我們批評的動機，純粹是善意的；我們批評的態度是誠懇的；我們批評的立場是嚴肅的。因爲如此，我們在批評以後，更須嚴以忠告。

第一：我們希望中共同仁真誠地擁護政府，真誠地服從政府的命令，勿再作反政府之宣傳與運動，實踐取消蘇統埃的諾言——不僅在名義上取消，在形式上取消，同時實際的取消邊區軍區一類的脫離中央破壞統一形同割據的非法組織。中國只有在一個政府統一領導之下才有辦法，抗戰才能勝利。

第二：我們希望中共同仁，實踐去年九月二十二日的一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一的宣言，真誠地信仰三民主義。誣蔑固不應有，曲解亦非所宜。我們只有一個主義，就是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既然信仰三民主義，就應該澈底放棄共產主義，何況中共的一共產

主義」，這十幾年的教訓證明除了充滿血腥氣以外，什麼內容都沒有，要之何有？

第三：我們希望中共同仁，實踐朱彭兩總指揮的就職宣言，將軍隊完全服從最高領袖的指揮。使其武力完全成爲國家的武力。國家所發的軍餉，爲國軍將士應得之款，應該十足發放，勿擅自扣留，勿苛待戰士，勿因此擾民。至於類似赤衛隊少先隊一類的武裝組織，應遵照三中全會根絕赤禍案，解散或改組。

第四：我們希望中共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努力參加抗戰，腳踏實地，勿作誇大宣傳，以自欺欺人。尤其要具有犧牲精神，勿因恐怕損失實力而投機取巧，犧牲友軍而保全本軍，這是在客觀上幫助了敵人，這才是一〇〇%的漢奸行爲。東陽關之役的慘痛污史，無論如何不可再演。

第五：我們希望中共同仁，認清楚友敵。不要再攻擊一切批評你們的人。批評會使你們改善，促起你們注意改善，對於你們無疑是有利的。我們敢說現在批評中共的人，都是赤胆忠心地愛護民族，乃至真誠愛護中共的人，至少至少，如中共痛恨的陳獨秀朱其華柳甯葉青張慕陸黃平俞秀松之流，都是民族解放鬥爭中最好的戰士。中共的「統一戰線」如果是真正的革命統一戰線，尤其應該把這些人包括進去。

第六：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中共同仁不要認賊作父。不幸過去中共犯了莫大的錯誤

，把民族解放鬥爭之最好的戰士（如陳獨秀朱其華柳霽葉青之流），都指爲敵人，而把最反動最壞的漢奸（如陳羣董康章士釗李根源張一麐之流），却當作中國革命的領袖和中國「共產黨」的主人，這不特是中國「共產黨」永遠不能洗刷的恥辱，亦爲中華民族之莫大恥辱！

以上六點，是我們覺得最重要的，希望中共接受的，當然我們的希望還不只這六點，其餘有許多較次要的地方，希望中共自動改喜。

最後，我介紹我自己——一個產業工人，伸出他的最熱烈的手，希望與每一個中共的戰士，尤其是毛澤東周恩來張國燾林祖涵朱德賀龍劉伯承葉劍英等這些十幾年不見的老友，大家緊緊地拉手，我們共同向着民族復興的大道邁進！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日深夜寫於長安古城